U
101
Y8
1639
V.23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守部

計叄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守之道非一精神折衝爲至古遣戍防虜而其詩曰一月三捷李綱曰能守而後可戰繇此觀之匪斤斤謹斥候明甚野盧氏

掌達國道路賓至令守涂地者
聚欜之相翔者誅示守固也定
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于陳以
聘楚道不可行知陳必亡守顧
不重與明王內中國外夷狄若

乃賜單于爲藩臣處鮮卑以内
地謂禦侮何又况金統豨突于
潼關僊芝蠶食於州郡欲無内
潰得乎吳起言在德不在險彼
秦用趙高邪謀周盧設卒甚謹

而闔樂亂于望夷嗚呼天下有
無備能守國者哉
新安余懋衡書
守序畢

古方略守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來歙守略陽

建武八年遣中郎將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番音盤谷名在扶風汧縣）回中（回中宮名在鳳翔府隴西北秦所建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謂此）徑襲略陽（略陽在隴城縣東）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

之光武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埶必悉精鋭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在鳳翔府卽隴山也）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囂自悉大衆數萬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鋭攻之累月不能下（所以堅守處史不盡載）

或曰知歙能死守世祖可謂蚤見

廉范拒北匈奴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大寇雲中雲中太守廉范（范冉之孫冉爲王莽將杜陵人）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中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轔音吝轔轢車踐也藉蹈藉也）死者千餘人繇此不敢復向雲中

芑山氏曰與增竈量沙略同求救則氣怯氣怯則衆亂况救遲而寇速哉

符堅將慕容垂救襄陽。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于木枝。光熠數千里。晉將桓冲懼退還。永王璘反。肅宗命討璘。判官李銑等。夜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璘軍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宵遁。此皆以譎懾敵之法。

陳球固守零陵

漢桓帝延熹八年、荆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攻當作寇）零陵、太守任徹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即今划車弩之類）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吳越春秋横弓着臂施機設樞注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引開弓也主發謂之機）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于

內因地勢互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爲中郎將率步騎三萬餘人救球球賴有援兵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爲荊州刺史

芭山氏曰陳球固守零陵不沮國威足以愧任衛之棄城走者但愚意方賊攻城球宜預爲備率吏士脩攻守具及賊至乃弦木爲弓羽矛爲矢何也豈球設備不令人測與抑史氏脫誤與

度尚討賊之功灼然在人耳目間及胡蘭餘黨南

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界。尚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徵磐下廷尉。後尚磐面對曲直。尚辭窮獲罪。雖以先有功得原。顧獨無愧于心邪。

得原頭獨無愧于心邪

其殺後尚嚮面對曲直尚辭窮變累難以先有功

爲擢爲已貢乃爲土言普稽賊人荊州界微聲干

遂奪拜交趾刺史跟蹤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

傅燮守漢陽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等擁兵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傅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令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

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殺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夔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夔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夔歸鄉里。夔子幹年十三、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自守、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夔慨然嘆曰。爾知吾必死耶。世亂

令日守令但知食祿避難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

死於此爾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幹哽咽不能復言。爕進兵臨陣戰殁。謚壯節侯。與律合

或曰。爕可謂得死所。盖氣義之兼者。惜不竟其用。

又曰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則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以論乎盜書其盜者只爲論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又曰自顧常至是書大半二千非只能徵意見已

或曰然可謂得經所蓋病義之兼者嘗不遠其間

轉運圈不能發言變更其間中靈發鑑而旅矣（其中 合）

君於此而示之今無患之淨樹會古之聖賢

劉備歛衆拒險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在褒斜谷之南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備所創置者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郤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

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芑山氏曰偃旗以却魏兵子雲疑敵之法也唐開元中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衆築故城板幹裁立

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與此略同。徙氏五萬餘。操蓋巳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氐散居秦川。苻氏亂華。自此始。

王忠嗣持重安邊

唐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橐中以示不用所遣諜必求爲己勝者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張仁亶仁愿本名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或曰撫循不廢訓練要害悉置城堡持重不邀功名後世守邊當以忠嗣為法

軍中日夜思戰[illegible]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

以邀功者有深意[illegible]十年當將[illegible]衆中以示不用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必邀中國之功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嘗曰太

唐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王忠嗣持重安邊

哥舒翰夾擊吐蕃

唐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大斗軍副使哥舒翰哥舒虜複姓元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爲氏哥舒翰營州柳城人忠嗣部將也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輙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于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或曰伏兵斷後夾擊此兵家試輙有功者但須出敵不意

[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吐蕃[illegible]先伐兵于其[illegible]

土[illegible]有消[illegible]使[illegible]有軍[illegible]吐蕃[illegible]之

同列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軍中服[illegible]功

[illegible]氏[illegible]州[illegible]人[illegible]掌吐蕃有

節[illegible]本[illegible]四[illegible]

事入寶六載王忠嗣[illegible]使大斗軍副使哥舒翰[illegible]

哥舒翰夾擊吐蕃

盧奕死不失節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憕（憕希清之子）謂御史中丞盧奕（奕懷慎之子）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于閑廐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清蔣欽緒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事至此非死不可

芑山氏曰奕首爲疱節之倡君子韙之然奕寔生盧杞一忠一奸何相戾至此極哉杞不臣不子眞古今罪人

顏真卿起兵討賊

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玄宗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

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繇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

或曰真卿首倡討賊之義應者踵繼唐室不亡真卿力寔多後為盧杞所陷宣慰希烈縊死蔡州人皆惜之

顏杲卿用何千年策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至藁城、常山大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遣人詣大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

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卒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

賈循。時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
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
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
不密、害成
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
聞河北有變而還、未幾賊將史思明陷常山。杲卿死。
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芑山氏曰。千年何以猝爲杲卿謀至此。杲卿既用
千年策。便當如李愬之遇李祐。資以滅賊。奈何獻
李欽湊首。併及高邈何千年。詣京師。不稍爲別白

乎。未幾。杲卿爲張通幽所譖。及賊將史思明攻常山。王承業擁兵不救。城陷執杲卿送洛陽。雖與履謙同駡賊而死。爲唐忠臣。當時得無有跡于謀者哉。論者不能不致慨云。

張巡起兵雍丘

唐天寶中、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于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庭望祿山賊黨）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

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懷仙胡人)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出其不意擊之彼必(守必先擊所以外卻敵勢內固人心)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于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又用擊)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又用追)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

振。

芭山氏曰。一擊以奪賊氣。再擊以拒賊攻。夜縋所營。乘勝追獲。合是數者。而後城可守。所謂寓守于戰者也。後世守城。但坐以待敵。徼倖苟全。宜其潰不旋踵耳。

張巡擊令狐潮

唐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賊將孫孝哲旣陷長安、太子（即肅宗）即位于靈武、時賊黨令狐潮圍張巡于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玄宗）至成都、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與○哭○玄○元○廟○同○然○亦○非○深○略○ ○ ○完○却○陽○諾○一○案○

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奇勇）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安言天）何（似道學家言）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二州及胡

兵悉斬之。榮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芑山氏曰。夜縋縶人。非徒欲得矢。且示弱。使賊不備。爲斫營地耳。

李光弼堅守大原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慶緒祿山子又嬖妾生一子名慶恩）旣殺祿山史思明等寇大原月餘不下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〇今〇禦〇寇〇者〇知〇此〇意〇否〇〇〇〇）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〇〇〇〇智〇將〇善〇用〇人〇處〇〇）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于城下仰面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上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

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礮軍戰石也裴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礮蓋起此俗字作砲）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思至此穿地亦非易）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搘章移反拄也）（用詐）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出其不意）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不出擊賊必不遁）希德遁去

芑山氏曰。穿地道陷賊營。可一應而不可循行者也。蓋善制敵者。智貴疾不貴遲。事宜逸不宜勞。若穿地則遲而勞。豈足恃哉。城守之要。大礮為先。此法宜詳求之。

張巡許遠守睢陽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二州名）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厲將士晝夜苦戰、（不苦戰必不能死守）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各用其長）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

晝。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芑山氏曰。守戰各竭所能。如左右手。卒相輔有成。國家用人。當知此法。

張巡直衝賊陳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宜守正而死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戰巡遂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

鼙　多方誤賊

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前此何不覘探）

芭山氏曰。幾獲復免。賊亦有天幸與。然卒爲陳留人所殺。獨恨其晚耳。

張廵死守待援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于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棄糧罪浮于吝賞）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廵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

欲令騰入巡豫于城鑿三穴候梯將至于一穴中出
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
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
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
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鐶
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
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于城西北隅
綱目削去每夜二
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
字便不見巡方略
松明乾蒿擲之于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

○○[illegible]○[illegible]○火○非○順○風○不○可

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
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能復攻遂于
非○獨多智蓋見○巡忠勇處○忠勇變化○無盡
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
之○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遠分城守之巡
惟○有○死○守○
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
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
巡遠死之○日去賊亡十日耳叔○冀等不救何○也
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
此輩誤國
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
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今泗州 霽雲出城○賊

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

奇

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

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

不論存亡、義不可不援

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

明愛霽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

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

没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

精忠如此

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晉

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

芑山氏曰巡之脩守具霽雲之請援兵可謂智勇兼至叔冀進明諸人擁兵不救如秦越然同爲王臣甘以賊遺君父罪豈在慶緒思明下哉

張巡許遠死節

唐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

從容就義

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

後世督撫諸臣皆不待力竭紛紛鼠竄求生耳

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

恐

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

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後子奇爲陳留人所殺）義其所爲欲

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

將爲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可涕）

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遠未幾亦死）

芑山氏曰合巡遠霽雲萬春之智力忠義不能全

一睢陽真可流涕豈巡遠不勝任哉進明諸人失

援之罪耳。

廵初守睢陽時。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廵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

下爭致死力。嗟乎。巡媢將略如此。功烈未就。卒死賊手。豈非天哉。精忠如宋岳武穆。弗竟厥用。與睢陽同。悲夫。

李光弼移軍河陽

唐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既自稱燕王、殺安慶緒、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皐、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

（叔冀在譙郡既不救睢陽今復降賊）

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滎陽郡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陽不可守于公計何如陟請留兵于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鋭、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

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留守常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
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
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特思明遊兵
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
光弼何不先指授而必待諸將請乎
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
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
洛陽不焚幸耳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犄其後不敢入宮退

屯白馬寺南。築月城于河陽南。以拒光弼。于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帝陟李若幽。皆寓治于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諸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當、于平日察、某可用臨時問、誰能何也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橫流而渡

日亂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無備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

芑山氏曰。兩徐行見光弼整暇。移軍河陽。遏賊西侵。此處籌略尤勝。

[illegible]

聚支提上享滄逝及前首若之以顯賜衆大吉

于嚴思静之城上黃滿五十顯繡通蘆而夫不六發

哉良恩頁又曰謝日請日願滿來中抗自孝德也以

雨不測而止去之十步爲寶六吉旄而提思節則孚

甚易之而走滑動孝德請手示之否非來命直者亡

之旅恩門權其減帶奕冊知其書全龍仰其貫寺

風雨進乎逃衆恩貴曰克來光猶日律未安付貝十

田神功擊史朝義

唐寶應元年史朝義自圍宋州（今睢州是）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今刺史知岑者衆矣）遂城果毅劉昌（開封人果毅軍名）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卽光弼）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綱目削此）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二州名）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朝義乃思明長子思明寵少子朝清朝義殺思明卽僭位）大破之

或曰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橫留連揚州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

孫　余　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守卷之一終